

# 蚌埠好兄弟

——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快乐成功

□李肇星

清清淮河长又长，  
水边蚌埠好地方。  
北依大哥猛黄河——  
抗战救国好榜样；  
南偎高个靚大姐——

自强不息扬子江……

蚌埠是中国优秀生，  
德智兼备又健康；  
向远亲近邻学创新，

永远奋进在  
互鉴互助  
互利共赢  
美美与共大道上……

2021.10.12于安徽蚌埠太湖  
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开幕式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外交部原部长）

触景生情

## 蚌埠文化蓝

□万家阳

前日还是凄风苦雨，阴冷逼人，昨日天公却是格外开恩，蚌埠的天空呈现少有湛蓝，几缕白云，为蓝色的天空带来少女般的妩媚，而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里的彩旗飘飘、花团簇锦似乎都告诉我们，蚌埠正在办一件大事，一件盛事，一件促进共融的美事。

什么样的美事，让蚌埠的天空显得如此的澄明，如此蔚蓝？原来是一场国际文化盛宴——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在蚌举行。

为什么会是蚌埠？很多人不解，这么一个国际型的文化盛会，怎么会放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地小城？这个答案不难寻找，当你走进蚌埠，了解蚌埠，揭开蚌埠几千年历史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这是一座透着厚重历史气息的城市，闪耀着人类文化光芒的城市，还有，文化论坛的举办地本身——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本身就是一本藏着文化密码厚书，等着你云翻开它的扉页，阅读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讲述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是的，就是一座小城，但绝不是一般的小城，而是一座有故事的小城。

7300年前，淮河流域的先人们就在这片土地上，伴着滔滔淮水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开始了人类文字起源，再与华夏大地上其他区域部落的融合，形成了世界上最具艺术的文字——中国字，从此，文明得以传承。在这里，7300多年前双墩陶塑纹面人头像迷人的微笑，那里有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去解读，去了解古人文化创作的丰富内涵。是的，就是这一座小城，在4200年前，大禹劈山导淮，三过家门而不入，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演绎得如此生动，把中华文化的道法自然如此精彩地展现。至今禹风厚德，孕沙成珠的精神，依然激励新时代的珠城儿女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时令虽已深秋，但今天的蚌埠依然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珠城草未凋。龙子湖碧波荡漾，映着珠城天空澄明的文化蓝，温润着古民居丰厚文化。珠城正以崭新的姿态欢迎拥抱世界各国的朋友带来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精彩，让这些文化一同融入珠城美丽的文化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建人类美好的明天。

生活小景

## 扁豆花儿开

□凌泽泉

初秋的风，柔柔的，弱弱的，不疾不徐，爬过山冈，掠过树梢，溜进稻田，催黄了满地的稻穗，也催开了紫色的扁豆花。

凉爽而调皮的秋风，钻进庭院中的扁豆架，不时摇一下刚结出的嫩生豆荚，顺便招惹一下围着花蕊翻飞的彩蝶。

每次经过扁豆架下，我都会停一下脚步，看那一朵朵恰似蝴蝶的花儿，赶着趟儿开，看那花谢后垂下的一个个尖尖的青荚正嫩嫩地长。

细瞧去，架上翘着无数的藤头，细细的，柔柔的，每一个节上都预备出打着卷的须儿，只要触到抓手，就毫不犹豫地弯过去，紧紧地抓牢，然后又蹦出一大截新的藤头，去寻找下一个抓手。这些伸向空中的须儿，急于固定自己的腰身，就是为了让筋骨柔软的藤条能够向前爬行，而一路布下的藤条便抽叶开花，结下了月牙形的扁豆。

秋风的纤手轻托藤条，一根根藤条便兴奋得前仰后合。一朵朵紫色的花儿咧开了嘴，一架葱绿的扁豆秧捧出水汪汪的青翠，陪伴着花儿尽情绽放。

秋阳下，站立在枝头的扁豆，亮着紫色的眉眼，汪着水灵灵的腰身，迎接着一只只轻巧的彩蝶在花瓣上踏足、扭腰。

夜晚，微凉的月光泻下来，透过扁豆花叶的缝隙，在庭院里筛下点点亮斑。卧在一角的小花猫身上，有了隐隐的月色。

阵阵虫鸣翻上扁豆架，蟋蟀的钢琴弹得优雅悠扬，旋律总是那么清越那么婉转，秋娘儿扯起脆生生的嫩嗓，唱得

那么柔那么甜，蚯蚓在低声部里低吟浅唱，纺织娘尖着嗓门在高声部里领唱，不时还带着漂亮的花腔……多情的扁豆花幸福地享受着这一场音乐的盛会。踩着一只小小的青色荚片，月下的扁豆花一脸的腼腆，像是在赶一场青春的约会。

秋虫开始排练的时候，夜露就已起身，先是伏在圆圆的青叶上，然后爬上青青的荚片，趁月儿躲到云层里去的当儿，偷偷地给花儿一个甜甜的吻，这一吻似乎定了终身。

迎来新一天曙光的扁豆花，羞涩地倚着门楣，正盘算掩面而去，让青青的豆荚悄悄登场。

秋风拂过扁豆架时，不时斜了斜身，像是给新生的豆荚，行上一个浅浅的礼。

扁豆垂挂的日子，秋风来得殷勤，摇着绿叶的小手，一会儿摸摸左边的青荚，一会儿触触右边的青荚，就在风儿一遍遍的问候声中，秋霜趁机给每一个扁豆都喂上了甜甜的乳汁。

挎个小竹篮，踩上小板凳，将手探进扁豆秧中，一捋就是一大把，随手丢进竹篮里，不大一会儿，青青的竹篮里便铺满了青汪汪的豆荚。将新摘的扁豆撕去两侧的筋，切成细条，加入肉丝清炒，食之胃口大开。也可将扁豆放进锅里焯熟，晾干后收藏，食前，浸水泡软后，肉烧干扁豆，那个味儿会醉了舌头。尤其是霜后的扁豆，晒软后放盐中浸泡数日，待其色泽变黄，是可口的下饭菜。

在我的老家，再苦再累，只要饭桌上有扁豆，人们的脸上就会露出像扁豆花那般甜美的笑容。

诗 歌

## 十月，大地遍布丰收（组诗）

□季 川

十月

十月的每一天  
都是被金风打透的  
大地辽阔，村庄安祥  
田野里的金黄大面积摇曳着

我知道，那是丰收的海洋  
正在深情表白  
我知道，那是每一缕炊烟  
和每一个草垛一样  
正在善待生活

在十月，我必须完成收割  
必须把更多快乐的种子  
交给明亮的犁铧和翻身的土地

丰收

我愿意在果园里  
摘下每一朵果香  
我愿意在稻田里  
收割每一株金黄

我愿意在露珠里  
取走每一片朝阳  
我愿意在晚霞中

叫回每一只渔船

我愿意与虫鸣与月光协商  
一起守护村民们梦中的笑脸  
我愿意与耕耘与汗水约定  
让丰收大力书写田野的华章

金秋

从一株稻穗诚恳的低头  
可以触摸到满山的谦卑  
从一团棉花柔软的掌心  
可以捧出日子的温暖

从一丛不知深浅的虫鸣  
可以耳闻月夜的静谧  
从一处梨园飘出的梨香  
可以目睹采摘的芬芳

从一片红叶舒展的脉博  
可以触摸到满山的心跳  
从一朵祥云从容的移动  
可以解读出晴空的胸襟

从一枚夕阳西下的眼神  
可以看见落霞与孤鹜齐飞  
从一方临近黄昏的湖面  
可以品味秋水共长天一色

最新散文

## 龙子湖的秋天

□张 岩

一叶知秋。

是的。你的印象里，绿色一直层层叠叠堆在湖边，忽然有一天，你骑着单车从弯曲而幽静的湖畔小路经过，一片黄叶寂寥无声地落在你的肩头，你抬头一看，一片红叶子然挂于树梢，你才恍然，原来秋天到了。

秋天的到来是无声的。于不经意间，那湖里的水，那湖边的树，就悄悄地改变了颜色，苍郁，浑厚，秋天的锥形就慢慢地显现了。你以为是行走在夏天里，其实，那无人的草坡上，那幽静的林间，时光的相册上已画满了落叶。

秋天的到来，看似缓慢，却也突然。你有些烦躁，叹时光易逝，枝头已经稀疏，宛如鬓角白发几许。而只有湖里的水，在流动的风里轻轻拍打，不悲不喜。

红叶是值得收藏的。它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红，而是来自生命的成熟，是自然的红，是一个季节谢幕前的回眸，是秋天对于岁月的馈赠。

我很欣喜，在这烦躁之秋，我于乱草杂树间能蓦然看到这枚红叶。它小小的，像一颗心，又像一个微型的小火炬。风从林中穿过，拂在脸上，有了一点凉意，四周土坡上的草，也多已泛黄，衰微出了一点寒秋的头头，而独独这片红叶，倔强地，在深秋的重围里遗世独立，像一种傲慢，一种宣誓。

我拿着手机，盯着这枚红叶，看了好久，看到眼眶发热。

我转过身来，看眼前这浩大的龙

子湖。龙子湖横卧在这正午的澄明的秋光里，两岸的树木像被一把无形的刷子轻轻刷过，青青黄黄，有了一些斑斓的气象。整个儿把湖圈在里面，俨然一幅暖色调的国画。

我突然就明白了，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比如这枚红叶，它原来是湖而生的。不是吗？当你用你的目光一寸一寸地展开龙子湖，当你用你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寻找岁月留给龙子湖的签名，当你终于看见你面前盛大的国画的落款处落下了这枚红叶——这时间的红印章，你难道没有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绝妙抑或激动？

晴天，总是美好的。就像爱。就像爱情。

即便没有云朵，即便没有飞鸟，即便只剩下一片湖。

当温暖的画慢慢卷起，另一幅水墨画又缓缓展开——烟波里，秋雨，开始淅淅沥沥。

的确，我是从午睡的梦中醒来，然后去龙子湖的。小雨在下着。我不想定义它为秋雨。我假定它是夏雨。

雨水让路面潮湿了，让树叶也潮湿了。我没有打伞。我喜欢在小雨的时候不打伞在雨里走，我宁愿雨把自己淋成秋天。我沿着雕花的方砖铺成的小路往湖边走，我看见湖边有些红的黄的蓝的小雨伞已经游动开了。他们是早于我来到湖边看湖的人。他们的上半身大都被浮动的雨伞遮住了，我并不能看到他们微笑的或者是沉思的脸，我所能看见的其实是他们穿着

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秋裤或秋裙的腿，缓行在雨里，还有，在雨中，他们的侧影或者背影。

雨有些朦胧，柳树有些朦胧，湖有些朦胧。

你若恍惚，便以为那小雨渲染的湖畔是一页充满深情的信笺，他们走着走着，就走进了一首清凉的小诗。

我或是自作多情，在雨中，看那些婉转的背影，就想到了戴望舒的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其实，龙子湖边并没有油纸伞，或许没有才好，适于想象，宜于留白。

想着戴望舒的诗，我居然也一个人，独自，在悠长又寂寥的林子里走起来。林子里湿淋淋的，路和石凳都是湿的，叶片往地上滴水，发出细微的声音，这里一声，那里一声的，不由得你想裹紧上衣，抵挡侵袭而来的寒意。我低着头，在一株高大的树下，看到了一具季节遗留给秋天的小小的“尸骨”——那是蝉蜕。蝉蜕，它是我童年的玩具，我也曾靠捡拾它，到公社供销社卖过钱，没想到，在这深秋，在这里和我的童年相遇了。我有说不出的滋味。夏天，吵闹的蝉声可以让我安眠，我从七月听到八月，从八月听到九月；从早晨听到黄昏，从黄昏听到深夜；从高歌听到低吟，从低吟听到断了弦一般的戛然而止，结果是，龙子湖畔所有的蝉，以它们悄然无声的消亡，把

一年中最灿烂、辉煌的时间都献给了这深秋！

我感受到了水边秋天的凉意。我假定的夏雨，其实它是秋雨啊。

有一天，加了秋衣后，我又去了龙子湖。到底是秋天了，湖边的风显然是凉了，游玩的人也不多，两岸显得空旷了许多。树林呢，颜色又浓重了些，也黯淡了些。去年秋天，我就趴在窗口盼着那片叶子稀疏的白杨树抓紧绿起来，好歹是没有白盼，我从春天看到夏天，没想到现在它们又凋零了。寥落的叶子就像稀疏的手在百无聊赖地拍。

还好，正当我打算忧伤的时候，有对岸的云朵飘过来，就一朵，悠闲得很，明明是挂在天上，偏偏把影子放进水里。而那影子以及那水以及那白杨林，此时又都恰好落入那小女孩的画框里。

这秋天的龙子湖，其实散淡得很，你看，仅仅是那云，那树，那写生的女孩，就构成了这湖边秋天的样片。而我，心情也就跟着这分散淡疏朗起来。

到了晚上，天气更凉了一些。因为家在湖边，那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凉爽的水意，吹在身上有些寒冷了。这样，我不得不把阳台的窗户给关上了。我关上了窗户，却没有能够隔开窗外的秋天，没有能够关上眼前的龙子湖，没有能够断绝我对春天的期盼，我对夏天的向往，没有能够隐去此时那夜空中的月亮，还有那秋虫的鸣音。

记忆深处

## 因诗而飞翔

□王晓宇

喜欢诗，喜欢画，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向往远方，向往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我的青春时代，正好与滕胧诗狭路相逢，那是一次全民的热爱，那是一次集体的狂欢，那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血脉、毛孔、灵魂的烙印。

在最美好的年华，遇到一个为诗而激情澎湃的时代。最初读到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诗，让人非常震撼，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文字被重新排列组合之后，进入一个崭新的语境，非常神奇，非常新鲜，且冲击力巨大。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是一个释放的年代，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会被感染，无数的年轻人都会拿起笔来，在自己的青春册页上随意挥洒，任意东西，激情为墨，青春为纸，为青春，为生命留下一笔浓墨重彩。

小城里有一群年轻的文朋友诗

友，经常会翻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大家凑在一起，觅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写诗喝酒，交流争论，像一群没有头脑的孩子一般，被新鲜的诗句和独特的美学视角所温暖和感动，被那么多的诗歌流派冲击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蒙头转向，措手不及。

小地方能看到的关于诗的刊物和诗集并不多，偶尔谁去了大城市，会买几本诗集带回来。一本书常常被大家翻得都起毛了，仍然意犹未尽。而争论来得犹为激烈，为一个词、为一句诗、为一个字眼，甚至为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意思，大家常常争论的面红耳赤，吐沫腥子乱飞。

我不会写诗，我不知道是没有激情还是没有天分，无论我怎样努力，看多少别人的诗，我就是写不出自己的诗句，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惭愧。看到别人的诗像

水一样从笔端流出，或清丽、或苍白、或激愤、或朦胧，我就着急，急得像热锅上的小蚂蚁一般，坐立不安，那么火热的氛围，人人都会被感染，我也不例外，可是让人遗憾的是，我写不出诗。

一直到今天都让人念念不忘，读起来让人充满憧憬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把整个世界都点燃了。

写出如此纯粹美好诗句的海子，最后将生命遗弃在冰冷的铁轨上，这似乎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后，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程式，有人出国了，有人经商了，有人弃笔了，所有的人似乎一夜之间都冷静下来，不再为诗疯狂，不再为文学疯狂，一切都被急速而来的物质浪潮冲击的面目全非。

而我，在跌跌撞撞之中，还没有摸到岸，还没有分清东西南北，还没有学

龙子湖畔

任志刚

摄